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2 年 6 月 16-17 日)

1、RSIS: 香格里拉对话 2022 与亚洲的未来

6 月 15 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网站发表了其国防与战略研究所中国项目助理教授本杰明·何（Benjamin HO）撰写的《香格里拉对话 2022 与亚洲的未来》一文。文章指出，由于新冠疫情香格里拉对话被迫中断两年，2022 年第 19 轮对话于新加坡重新召开，吸引了 59 个国家的 500 多个官方代表团。各国国防部长就自身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及如何实现全球合作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描绘出了地区军事动态概要和最新情况。讨论表明，亚洲的未来将与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及其成败密切相关。此次对话聚焦三大主题：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中国的利益以及亚洲和区域合作的未来。第一，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指出急需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防止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因此美将持续性地保持在印太地区的防御姿态。第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积极捍卫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利益，并提倡双赢的政治行动和目标。第三，各国国防部长认为亚洲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美中竞争，核武器、气候变化及粮食问题考验各国凝聚力，实现广泛、包

容的地区架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https://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idss/ip22033-shangri-la-dialogue-2022-and-the-future-of-asia/?doing_wp_cron=1655431687.4322299957275390625000#.YqviDOhBw7F

撰稿人：刘力凤

2、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柬埔寨必须坚持在中美间对冲

6月16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发布 ISEAS “王赓武”（WangGungwu）访问学者钱里斯·宁（Chanrith Ngin）的文章《两者兼得？柬埔寨的超级大国平衡法》。文章认为，柬埔寨首相洪森在5月世界经济论坛上声称柬不会在大国间选边站，又在6月被指已允许中国在其境内建立军事基地，这反映了该国在中美间的艰难对冲。一方面，中国资金是柬埔寨减贫事业的关键支撑，而减贫成效是洪森当局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从数据来看，1994-2021年间，柬所获外国直接投资的44%来自中国，服装、旅游和农业等中国投资的重点领域成为柬二十年经济蓬勃发展的支点。同时，中国还是柬最大的官方发展援助和贷款来源国，相关资金大都被用于修路筑桥，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为该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拥抱”中国的柬埔寨竭力避免让美国感到不安。在“普遍优惠制”（GSP）影响下，美长期占据柬最大出口市场地位，2021年柬对美出口额占总数

的 30%，而对华出口占比仅为 7%。柬对美出口的主要商品是农产品和服装，农业和服装制造业是该国最主要的就业和创税部门，如果柬美关系恶化，柬埔寨经济势必受到重挫。因此，近年来柬当局努力改善其在美形象，并公开表示将研究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的可能性。作者指出，基于上述原因，柬埔寨必须坚持对冲，并在同中美的接触中获益。

<https://fulcrum.sg/having-it-both-ways-cambodias-superpower-balancing-act/>

撰稿人：许卓凡

3、AEI：美国必须与菲律宾合作

6月16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发表其高级研究员兼亚洲研究主任丹·布卢门塔尔（Dan Blumenthal）的文章，题为《为了加强威慑，美国必须与菲律宾合作》。作者指出，菲律宾因地理位置对美国对华威慑联盟至关重要，美方有必要加强并稳定与菲律宾的战略联系。尽管新上任的小马科斯与美国有历史纠葛，但美国仍有机会改善与菲律宾关系，在南海和安全问题上，菲律宾对美有较强诉求。作者建议应制定一个全面的“菲律宾计划”。该计划应以经济和外交为诱因，最终达成重建美在菲基地，服务于美在东南亚对华威慑的目标。经济方面，作者建议以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对冲中国

在菲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菲谈判自贸协定等，重返贸易和经济博弈。军事安全方面，作者指出，尽管美菲共同防御体系有加强，但菲仍顾忌美在菲军事存在。就此，可通过加强与菲的市场联系逐步改变菲对美态度和行为，为美在地区获得优势提供基础。这一策略可能要求美容忍菲国内的一些腐败，但作者认为，坚持这一策略这对美国在亚洲地位利大于弊。

<https://www.aei.org/op-eds/to-bolster-deterrence-the-u-s-must-work-with-the-philippines/>

撰稿人：李晓暖

4、《美国海军学会学报》：北约和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战略竞争

《美国海军学会学报》（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6月刊发布美国海军中校查尔斯·伊顿（Charles E. Eaton）撰写的文章《北约、俄罗斯和对波罗的海地区战略影响力的竞争》。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欧洲战略竞争的背景，认为俄在常规军事和经济力量上与北约相比处于劣势，但在网络信息战和更严密的军事指挥控制系统方面对北约享有非对称优势。此外，北约作战部队、后勤支持系统常规部署的地区远离俄领土边界。地理和军事指挥系统的优势将使俄能在冲突中利用混乱和弱抵抗条件占据先机，如俄此前

在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的行动。在波罗的海地区，俄理想的作战计划可能是快速夺取有亲俄力量支持，但战术和经济利益不重要的边界地区，以此为筹码要求北约外交让步，以此重建地区霸权，并破坏北约防务的可信度。针对上述威胁，作者建议通过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行动强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防御。就非军事措施，北约应首先强调对有关国家一贯的安全承诺，对俄威胁姿态采取经济制裁和国际法行动。要提前预防危机，北约应在波罗的海地区定期开展军演，以增强战术和行动互操作性；在潜冲突地区部署常规机动部队，提高战备和战场建设水平。若俄出击，将触发北约第五条款的集体行动。北约也应对此种机动的集体行动做好准备，提升兵力调动能力。作者强调，北约应继续在政治团结之外加强军事协调，为威慑失效后采取迅速、可信的行动做准备。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22/june/nato-russia-and-competition-strategic-influence-baltic>

撰稿人：崔元睿

5、CFR：拜登对沙特的政策体现利益与价值的正确平衡

6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刊登其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撰写的文章《处理美国-沙特阿拉伯关系的要诀》。作者以美沙关系为例，提示美国对外政策应在利益与价值间寻求平衡。美沙向来在能源、防务

上可紧密合作，双方的价值观差异并未影响友好关系。然而，拜登就任的前一年半，将人权视为处理美沙关系的优先事务，指控沙特王储对美籍沙特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负责、沙特干涉也门内战助长人道主义危机，两国关系遇冷。近期，拜登正计划访问沙特与王储会见，主要是出于务实考虑：全球经济活动恢复导致能源需求上涨，对俄罗斯、伊朗与委内瑞拉的制裁则导致供给下降，全球能源价格暴涨，进而导致美国国内出现高通胀压力，此时只有沙特能相对快速地弥补能源供需缺口；中东和平进程及也门停火也为访问创造了条件。作者强调，促成美沙关系回温的关键是伊朗：伊朗致力于发展核导武器，还暗中支持对也门等周边国家的暴力组织，而沙特很可能在人权问题上做出部分妥协换取美国的支持，这有利于美国转变对沙特态度，针对伊朗这一共同对手与沙特合作。结合沙特的例子，作者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必须优先采取务实路径，同时坚持价值观，最终在利益与价值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

<https://www.cfr.org/article/keys-kingdom>

撰稿人：王秀珊

6、《外交事务》：如何与未明确站队的国家相处

6月15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所撰文章《对中立者

的策略》。文章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欧亚盟友迅速反应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和出口管制。在外交方面未明确站队的国家各有其利益考量、关注点和目标，这些国家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美国在中东的合作伙伴，这些国家多在军事或石油方面依赖俄罗斯。二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美国和欧洲聚焦于新冠疫情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而忽略了该地区发展中国家对美欧政策的不满。三是印度，原因既有其对俄依赖，也有对美西方国家随意利用国际秩序的不满。作者认为，拜登强调民主对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而民主国家在俄乌冲突中也对谴责俄罗斯和支持乌克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美国要想进一步利用其核心盟友孤立俄罗斯，则他还需要拉拢更多的国家。为此，美国应重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承诺、避免民主与威权主义对立的叙事方式、更直接地强调允许俄罗斯及其伙伴破坏国际秩序将带来的不稳定后果，以赢得更多国家的支持并在未来的地缘政治竞赛中取胜。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2-06-15/strategy-fence-sitters>

撰稿人：钟少霓

7、《外交学人》：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会持续太久

6月15日，《外交学人》杂志在其网站发表东南亚经贸

与发展专家詹姆斯·吉尔德（James Guild）的文章《为什么保护主义正使东南亚市场感到紧张》。文章指出，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对能源和食品等基本必需品的需求回弹。但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爆发严重影响了供应链。因此，全球范围内能源和食品的价格不断飙升。在亚太地区，一些国家采取出口禁令等保护主义的手段应对通胀压力。这些禁令并非针对其贸易伙伴，或意图在全球经济中夺取战略地位，而是为确保供应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东盟大多数国家都深度融入全球贸易网络，这些国家通常都希望经济增长能以出口和贸易顺差为支柱，因此，只有在国内形势确实严峻的情况下才会禁止出口。作者指出，东南亚国家的这些保护主义行为反映出全球经济中的市场价格已经从根本上失去平衡。典型的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对价格的控制作用都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且可能产生如经济增长放缓或失业率上升等不利影响。因此，一些东南亚国家采取了上述更直接的干预措施，即通过阻止出口来增加本地供应。但作者认为，东南亚地区涌现的保护主义倾向在范围上是有限的，持续时间也将很短，贸易流动不久将恢复正常。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6/why-protectionism-is-rattling-markets-in-southeast-asia/>

撰稿人：聂未希

8、《外交学人》：保守派政策回归，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

6月14日，《外交学人》刊登了由韩国首席记者、斯德哥尔摩韩国中心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ISDP）非常驻研究员申米琦（Mitch Shin）《保守派政策回归，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一文。鉴于2022年朝鲜导弹试验频繁，韩国外长朴振再次转达了其政府的鹰派立场，并重申朝鲜问题是首尔和华盛顿的政策优先项之一。与文在寅政府不同的是，尹锡悦政府强调必须通过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和协调针对朝鲜导弹威胁的有力相应措施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盟。尹锡悦政府的朝鲜政策回归了李明博政府时期的保守派思路。布林肯表示，平壤弹道导弹试验加剧了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将继续寻求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并酌情调整短期和长期的军事态势。随着美韩政策的调整，平壤可能会寻求通过完成第七次核试验的准备阶段和发展更先进的导弹计划予以抗衡。这样一来，美韩要想控制朝鲜半岛军备就需要更多的筹码。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6/korean-peninsula-tensions-escalate-amid-a-return-to-old-school-policies/>

撰稿人：李海瑄

9、《华尔街日报》刊文分析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影子战争

6月15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刊登其中东报告与分析

中心主任、中东论坛研究员乔纳森·斯皮尔(Jonathan Spyer)的评论文章《以色列与伊朗的影子战争转为非核战争》。作者认为,近年来,以色列在伊朗领土上的行动包括2018年盗窃伊朗核档案,杀害与核计划有关的科学家,可能还包括对核设施的破坏行为。这些行动表明,以色列已经成功地彻底渗透了伊朗的防御系统。更广泛地说,以色列对伊朗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权力建设努力进行了一场影子战争。但是,近期伊朗的哈桑·赛义德·霍达伊上校(Hassan Sayyad Khodaei)在其德黑兰住所外被杀,标志着以色列将打击伊朗非核颠覆活动的行动扩展到伊朗境内,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和重大升级。作者强调:2020年6月,以色列国防军成立了战略和第三圈理事会,负责对以色列面临的伊朗威胁的各个方面制定全面的策略。以色列认为伊朗参与了一项旨在使德黑兰成为中东主导或霸权国家的全面战略行动,而且该战略已经付诸行动,其重点在于政治和代理军事活动、加强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投入,以及发展核能力,其中摧毁以色列是这一战略的一个关键要素。以色列越来越认为不能只看到伊朗的核野心而忽视其广泛的地区统治战略,以色列正在制定和实施全面的应对措施。当前,在伊朗领土上反对伊朗的战略,构成了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对克尔曼沙阿无人机队的打击和霍达伊在德黑兰被杀是这种新方法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在随后的几周里,又发生了三起伊朗高级安全人员不明原因的死亡事件。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影子战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

https://www.wsj.com/articles/israels-shadow-war-against-iran-goes-nonuclear-hassan-khodaei-special-operations-tehran-assassination-11655326383?mod=opinion_lead_pos7

撰稿人：钱秀

10、《外交政策》：为什么人们如此讨厌现实主义？

6月13日，《外交政策》官网刊登了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所撰写的文章《为什么人们如此讨厌现实主义？》。俄乌冲突使得西方对现实主义批判再起。作者解析了现实主义不受欢迎的六种原因。第一，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许多人不愿意接受这种对人类状况的悲观看法，特别是现实主义没有提供明确的摆脱困境的方法。但历史证明这一论断有力。第二，现实主义对权力政治的强调导致许多人认为其支持者过度关注军事力量，并倾向于支持鹰派解决方案。事实上在开战问题上，最著名的现实主义者往往是鸽派。第三，人们认为现实主义不考虑伦理或道德，甚至是充满敌意。第四，现实主义违背了人们对美国例外的普遍信念，即美国是独一无二的道德国家。第五，作者强调，所有国家都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为安全而竞争，没有一个国家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因此，现实主义者的主

张是正确的。解决分歧的关键工具是在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的外交和妥协，而不是自由主义总是试图消灭邪恶政权，后者只会导致更广泛的冲突。最后，现实主义不受欢迎的原因还在于其支持者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外交是复杂的活动，但相比于现实主义的批评者，许多事例确也证明了现实主义的正确性。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6/13/why-do-people-hate-realism-so-much/>

撰稿人：杨博

撰稿：李海瑄、聂未希、钱秀、杨博、钟少霓、崔元睿、王秀珊、罗柳青、刘力凤、李晓暖、许卓凡

审稿人：贺刚、袁微雨、王静姝、周武华